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山水情 第十五回 遞芳庚聞信淚潸然

親親情誼濃，遞芳庚去，渺渺湖濱一望悠，漫渡長圻處。剝啄山扉暮，奴啟將情訴。請出潛蹤始未由，人不見，心驚怖。右調寄《西江月》

卻說吉彥霄是日約了姑娘去請庚作伐。停過兩日，備些奠酒之類。這日因嚴君有事，無暇出門，只有彥霄一人，同了幾個僕從，到姑娘處捧觴過，即請了素瓊的八字回來。

一日，恰好是吉日，喚家僮掇了庚盒，一同到卿雲齋頭。正遇卿雲在家，進去報知，出來迎接到廳坐了。彥霄啟口道：「別後不覺又盈旬矣。前日所云家姑娘處表妹，欲與令表弟作伐。不道家姑娘到舍來，弟即乘空言之，竟爾慨然，約定吉日。昨特到他家，請得年庚在此。弟本該與兄同造旭霞兄處才是，目下有一小事，必要弟在家支值的，只得要煩兄轉送去了。」卿雲道：「這是家表弟之事，有煩大駕往返，向未少盡，弟處亦方抱不安，何得反加一『煩』字於弟？真個使人汗顏了。」

說罷，點茶吃過。卿雲道：「這頭姻事，蒙令親不棄家表弟貧陋，更承吾兄贊襄，俯賜芳庚，乃至美之事。但目下兩人俱要進京去，怎處？」彥霄道：「這也不妨。若令表弟情願與舍親締結彩蘿，只消弟去說定了，就是來春場後歸家送聘，諒無出入者。」卿雲道：「前日兄說他曾有詩詞唱和，自然是有心向慕的了。今聞是吾兄令親，又欲與他撮合，喜出望外，難道反有不顧之理？」彥霄道：「正是。但令表弟怎的再不見他到那來呢？」卿雲道：「因為如此，家父家母，日逐在此牽掛，正欲差小弟去探望，不道又有此喜事去相聞他，實為兩便之舉。」說罷，即留彥霄到裡面去，置肴款待，歡飲而別。

卿雲在家，又停過一日，即駕船而去。喜得風恬浪靜，不一日到了長圻嘴，收港，泊船上岸。平頭兒捧了庚盒，隨著家主，穿林度徑的到了旭霞門首。但見：

斜橋寂寂聞流水，曲徑瀟瀟遠望山。

竹戶不開塵滿徑，疏林有鳥去來閒。

卿雲見了如此冷落，乃暗想道：「怎的中了一個解元，景況越覺淒涼了？如何日裡把門兒牢閉在此？不知他在家裡否？」叫平頭兒敲了幾下。

那山鷓兒在裡面打盹，驚醒聽得了，乃想道：「自從相公出去多時，這門日日閉在那裡，並沒有人來扣打。今日不知是誰，莫非是相公回來了？待我出去開著門兒看。」遂走到外面，啟了雙扉，見得不是家主，是杜卿雲主僕兩個，遂問道：「杜相公在那裡起身的，不同了我家主一起回來呢？」

卿雲聽了鷓兒之言，亦驚問道：「你家主在何處去了，教我同他歸來？」鷓兒道：「家主到杜相公家來，將及一月了」。卿雲道：「這那裡說起？自從他中後歸家了，從未見他到城裡來，因此老相公、親娘牽掛。今日又要來替他做媒，故爾特教我來。這也可怪！」鷓兒道：「若依相公說起來，城裡又沒有別家親眷，出去了這許多日子，杳無音信，必然是這日起身得早，被人路上謀害了。」鷓兒說到此境，遂放聲大哭起來。

卿雲見得鷓兒如此光景，心上也覺慘傷，幾乎也掉下淚來，乃勸鷓兒道：「目下也尚未可知。你且住了哭，說他出門時的來歷與我聽。」鷓兒拭乾了淚眼道：「相公這日，在城歸時，到這些相知朋友處，都去望過。一日獨坐亭子裡閒玩，有一個花遇春答拜，閒話了半日別去。到得明日，又是他同了鳳老爺家家僮，拿了請帖來請錢行。相公原是不肯去的，卻被那花遇春抵死相逼，扯了去。去的時節，竟做出一樁新聞事來。」

卿雲道：「什麼新聞呢？」鷓兒道：「說起了真個好笑！豈知那鳳家有一個小姐在家，要招女婿。想必道是我家相公人材生得出眾，又是個新解元，做下圈套，立刻逼去吃酒。挨至黃昏時分，鼓樂喧天起來，竟扯這小姐來做了親，送入洞房。兩個動也不動的坐了一夜。到得早起，相公竟自不別而行，逃出後園，急忙忙的到了家裡，在書房中去了一次。他說有吃緊的事情，要到相公家來，連飯也等不及，收拾去的。怎生不見了？」

說罷又道：「方才這些說話，相公出去時，從沒有對小奴說的呢。」卿雲道：「既是不曾說，你從那裡曉得來？」鷓兒道：「小奴到山坡上去砍柴，見這樵夫們在那裡你說我說，講量我家相公呆，道白白裡把一個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、萬金家私送與他不要，坐了一夜，原封不動的棄還他家，黑早逃出去了。故爾小奴得知。」卿雲道：「原來是這個緣故。以後那鳳家可曾來找尋麼？」

鷓兒道：「若說鳳家，倒是一場笑話。相公逃出門後，先是那花遇春氣□的到我家來尋。小奴對他說道：『到蘇州去了。』不一時，又趕一起家人來尋過一次。以後再不見有人來了。鳳家道是那陪堂花遇春說計商量的，竟是著實去埋怨他，豈知他是上無父母、下無妻子的，也是一溜煙的逃走了。如今那個小姐氣不過，把一頭青絲細發都剪掉了。鳳老爺幾乎氣出病來，門也不出的在家服藥。」

卿雲聽了鷓兒這一番說話，不覺呆了一回，乃捶胸跌腳的道：「那鳳老原不該做這造次苟且的事。你的家主，亦何可如此執性？不但害了人家女子，連自己的身軀，不知著落何處。弄出這樣話巴來，如今怎處？」說罷，乃想一想，對鷓兒道：「你可認得那鳳家的麼？」鷓兒道：「怎不認得？」卿雲道：「你既認得的，待我寫一個名帖，你同我去望他，看此老說些什麼來。」說罷。隨到旭霞書齋去，簡出帖來寫了，喚了平頭兒、鷓兒兩個隨後，一齊步到鳳家。

門上人接帖進去，通報過，那鳳老龍鐘鍾的走出來，迎接進廳，揖過坐定。來儀啟口道：「足下貴表，尊居何處，有甚事見教？」卿雲道：「晚生賤字卿雲，寒齋築於葑溪。這新科解元就是家表弟。晚生特到他家來探望，因他不在，寂寞難遣。久仰老先生年高德劭，特來請教。」

鳳來儀聽了卿雲之言，驀的吃驚，想道：「此人從未面一回的，恰好又是那薄倖的親戚，今特然而來，必有古怪。我如今且悄悄問他一聲。若知此事的，觀其出口便知那小子之蹤跡了。」想罷乃道：「令表弟到郡久了，怎的不見他回府呢？」卿雲道：「聞得那早在老先生府上出了門，說道要到郡中來的。若他來時，並沒有別家親戚，必然要到晚生家來的，豈知這日竟不曾至。他的家僮只道在舍下，不出去尋訪。今日晚生到來，然後曉得目下不知何處去了，竟杳然無蹤影，甚為可駭可疑。」

來儀又聽了這一番話，心中驚駭，暗想道：「依那杜卿雲說來，若是真情，事必有蹊蹺了。莫非是日出去得早，渡湖遇了風水，溺死於波浪之中了。我想這事情，後日倘尋不著，還有許多周折在內。況且這事是我情願把家私、女兒送與他，也不為什麼不正之事。若瞞了他，只道我這裡有恁般緣故，逐出去的，反要被他人疑猜，倒不美了。莫若竟與他直言，好歹憑天所願罷了。」乃道：「卿雲兄可曉得令表弟在舍出門的話麼？若說起來，真個教人要氣死，又要被人笑死。學生為著他，前日害起病來，幾乎就木，虧一個名醫調活了，得苟全性命在此。目下難見親友之面，故杜門不出。」卿雲道：「家表弟怎樣得罪，有累老先生動氣？」

來儀道：「愚夫婦因年邁了，膝前乏嗣。有一小女，自幼嬌養，愛若掌珠。老拙不捨得出嫁，兼有薄業無人承受，欲贅人一婿，可作半子，以娛桑榆。豈知高低難就。前日蒙令表弟中後降重，學生見他青年拔解，人材俊偉，恰尚未娶，不覺生羨慕之心。恐失了英才，難於他得，遂與老拙商量定了，就煩門賓花遇春到令表弟處去說。始初他原不肯就的，後來都是那花遇春不是，學生一時惑了，弄出這樣遺笑萬年的事來。」

卿雲道：「那花遇春便怎麼，老先生是高明的，倒被他惑了去？」來儀道：「學生見令表弟不允，就罷了，卻被他攬掇一番。隨擇吉日，請他到舍宴飲，就是此夜成了花燭。這時節看令表弟，已是心願的了。誰知到得天明，愚夫婦起身來，正要排宴請客，

竟不見了他。合家倒嚇得驚惶無措。即差人到他家去問，知是到蘇州去了。這時學生不免捶胸跌腳，埋怨著花遇春。豈料他沒擔當，也不知逃遁何處去了。小女又道是愚夫婦害他的終身，默默憤恨，把一頭髮兒盡情剪掉。這樁事情，做得似羊觸藩籬，進退兩難。怎處？」

卿雲道：「原來是這個緣故。晚生在家一些兒也不曉得。論起來，原是老先生失算。有了令愛拚取賠著家私、妝奩，何處沒有伶俐子弟，何苦苦去尋著這樣執性窮儒？況且這起做門客的是齷齪諂笑之徒，他不過是於中從與成了事，賺此花紅錢鈔，那裡管別人名節的？這是老先生自去墮其術中。如今這令愛倒要安慰停當他，這裡近側也須差人尋訪。晚生返舍，也少不得要著處尋覓。若尋著了，待晚生即送至府上，相敘幾日，收拾他進京會試，倘能一舉成名，令愛的榮華在後，俱不必煩惱的。」

說罷，正欲起身告別，被這鷓兒上前搶口道：「鳳老爹，我們相公好好裡中了一個解元，住在家中用功，指望到京去會試，中個進士回來，出我家老爹、奶奶的殯，要耀祖榮宗一番。是鳳老爹今日也教那花相公來迷，明日又教那花相公來請。如今趕走了他，杳無蹤影，教小奴獨自一個在家受苦。若然不見了，小人是蒙我相公撫養大的，必然要替他出口氣，討償命的呢！」

卿雲聽了鷓兒這番說話，見鳳老侷促無地，覺沒體面，乃喝住了，遂起身告別。來儀道：「既蒙不棄，到寒舍來，況令表弟不在家，到那處去歇宿？但學生處輕褻不當，一定要屈留尊駕的了。」說罷，也不容卿雲推遜，竟一把扯了，到後堂去排宴款待。兩人心中雖則俱處憂慮之際，原是傳杯弄盞的飲至黃昏而罷。卿雲有旭霞在心，臥不貼席的勉強睡了。正是：

一聞至戚潛蹤信，終夜淒其夢不成。

到得明早，起身梳洗過，那鳳來儀出來陪了，又留卿雲吃過朝膳。才要出門，只見小鷓兒來接。卿雲謝別了鳳老，悶悶不樂的走到旭霞家中。見了他案頭這些書籍，猝然心慘起來，潸焉出涕，吩咐鷓兒道：「你在這裡，不拘遠近，該出去訪問訪問。我回家去，自當差人四下找尋。尋著了，不消說起；倘沒尋處，我來領你回去。等他歸來，原是主僕相敘的呢。不要淒淒痛哭。」

鷓兒道：「承杜相公吩咐，焉敢不聽？但家主在家時，是再不拿我打罵，一般同歡同樂過日子的。向來只道在相公家裡，小奴還不著急；如今不知他在那裡去了，身邊又不曾帶得錢鈔，教小奴怎不牽掛？」說罷，不覺又哭起來。卿雲見了，心上也覺難過，只得硬著心腸，出了門兒，心中快快的，原叫平頭兒掇了庚盒，一齊下船而歸。正是：

來時滿眼風光好，歸去淒淒腸九回。

直至抵暮，到了家裡，把旭霞這段情由，從頭至尾述與父母聽了。真個至戚關情，一時都嚇得滿身冷汗，連連叫苦。

到得明日，慌忙差人四下去尋覓了。卿雲即至吉彥霄處去回覆。恰好在外歸家見了，一同進門去作揖坐下。彥霄啟口道：「兄到令親去處，乃山水勝地，怎不多住幾日，領略領略，何急速的就回府了。」卿雲道：「不要說起。小弟領了令表妹的貴庚去，豈知到了他家，竟成畫餅。」

彥霄乃驚問道：「兄說畫餅，莫非令表弟不願俯就麼？」卿雲道：「非也。竟是一樁極奇怪的事。」彥霄道：「怎的奇怪呢？」卿雲遂細細述與彥霄聽過，彥霄不免也錯愕一回，乃道：「小弟正在這裡指望他來，商定了姻事，去回覆過家姑娘，訂定來春送聘之約，同他一起到京去。如今怎處？必要各處去訪問。」卿雲道：「弟已著人在外去了，目下還要差一小價，到支硎尼庵去尋，或者他倒住在那裡也未可知。」彥霄定睛一想，乃道：「吾兄這個想頭倒也差不遠的，可快快去尋著了，引他歸來計議。」

說罷，卿雲即便起身，別了彥霄出門。走到家裡來，差平頭兒到尼庵去。才起得身，恰好這起先差出去的歸來，回覆了沒處尋的消息。停過了半日。平頭兒也來回話了。此時卿雲家裡，靡不驚駭苦憐者。

停過一日，彥霄也念朋友之誼，到卿雲家來詢問，亦得了沒處尋的實信回家。遂到姑娘處去，把這樁新聞事細細述與聽過，回覆了。歸來收拾北京去的盤纏、行李停當，這些親戚朋友人家，各各陪酒餞行，不免每家去領過。擇了吉日起程，拜別雙親，教家僮挑了琴劍書箱出門。正是：

昔日金蘭共一舟，今朝獨泛恨悠悠。

淒然遠上公車去，先勒芳名雁塔頭。

吉彥霄已上京去了，但不知那鄒氏老夫人幾時把這衛旭霞遁跡潛蹤的信兒，說向素瓊知道，作何狀貌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看衛生逃婚一段，山鷓甚□□□□鳳來儀甚可憐。